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九千二百六十五

史部

通典卷一百四十七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樂七

郊廟宮懸備舞議

魏

宋

梁

大唐

魏散騎常侍王肅議曰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官屬文爲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弘也漢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皆盡用

其樂言盡用者謂盡用宮懸之樂也天地之性貴質者

蓋謂其器之不文不謂庶物當減也禮天子宮懸舞八

佾今祀圓丘方澤宜以天子制設宮懸之樂八佾之舞

奏可肅又議曰說者謂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祀地唯舞

咸池宗廟唯舞八佾似失其義矣周禮賓客皆作備樂

左傳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六代之樂也然則一

會之日具作六代之樂天地宗廟事之大者賓客讌會

比之爲細王制曰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可以燕

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周官以六律六呂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夫六律六呂五聲八音皆一時而作之至於六舞獨分擘而用之所以厭人心也又周官韎師掌教韎樂韎音莫拜切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韎東夷之樂也又鞮韠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吹而歌之燕亦如之四夷之樂乃入宗廟先代之典獨不得用大享及燕曰如之者明古今夷夏之樂皆主之於

宗廟而後播及其餘也夫作先王樂者貴能苞而用之也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高皇帝太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尚書盧毓奏叶律中郎將左延年議按周禮以雲門祀天咸池祀地又今宗廟用宮懸則祀天地宜用宮懸博士趙怡以爲古無四懸自周始耳未有作古樂而用近懸也按今天地之樂懸謂之上下管與虞舜笙鏞同不言二懸宜如故事但設上下管而已侍中繆襲議周存六代

之樂故各有所用今樂制既亡唯承漢氏韶武魏承舜  
又周爲二王之統故文始大武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  
四代之樂奏黃鍾舞文始以禮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  
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  
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及二至祀丘澤於祭可兼舞  
四代又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  
以兼雲翹祀圓丘以育命祀方澤祀天地宜宮懸如延  
年議司空衛臻議圓丘宜用大韶樂宜宮懸宗廟之樂

宜用武始咸熙○宋武帝永初始調金石文帝元嘉十  
八年有司奏二郊宜奏登歌後詔顏延之造歌詩廟舞  
猶闕孝武孝建二年前殿中曹郎荀萬秋議按禮祭天  
地有樂者爲降神也故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  
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周官曰作樂於圓丘之上  
天神皆降作樂於方澤之中地祇皆出又曰乃奏黃鍾  
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呂歌應鍾舞咸池以  
祀地祇由斯而言以樂祭地其來尚矣今郊享闕樂竊

以爲疑祭統曰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  
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至於漢奏五行  
魏舞咸熙皆以用享爰逮晉氏太始之初傅玄作晉郊  
廟歌詩三十二篇太康中荀蕃受詔成父勗業定金石  
四懸用之郊廟是則相承郊廟有樂之證也今廟祠登  
歌雖奏而舞象未陳懼闕備禮方茲禮儀遺逸罔不具  
舉而况出祗降神輟樂於郊祭昭德報功有闕於廟享  
謂郊廟宜設備樂於是竟陵王誕等五十一人並同萬



秋議○梁武帝制曰先儒皆以宗廟宜設宮懸按周官

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  
池以祭地祇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饗先妣奏無射  
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虞書云夏擊鳴球搏拊琴瑟  
以詠祖考來格下管鞀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周禮則  
分樂享祀虞書則止鳴四懸求之於古無宮懸之文按  
所以不宮懸者事人禮縟音辱事神禮簡禮器云天子  
之堂九尺而至敬不壇天子龍袞而至敬不文觀天下

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則以少爲貴郊特牲云宗廟之器  
可用也而不可使其利所以交於神也不可以同於所  
安樂之義也王肅初不分析此前數旨直言用天子之  
制若郊廟既均其制二神禮文復何以同今宜祀天地  
宗廟逐所應須便即設之則非宮非軒非判非特直以  
致敬所應施用耳○大唐麟德二年十月詔國家平定  
天下革命創制紀功旌德久被樂章今郊祀四懸猶用  
干戚之舞先朝作樂韞而未伸其郊廟享宴等所奏宮

懸文舞宜用功成慶善之樂皆著履執拂依舊服袴褶  
童子冠其武舞宜用神功破陣之樂皆衣甲持戟其執  
纛之人亦著金甲人數並依八佾仍量加簫笛歌鼓等  
於懸南列坐若舞即與宮懸合奏其宴樂內二色舞者  
仍依舊別設儀鳳二年十一月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  
據貞觀禮郊享曰文舞奏元和順和永和等樂其舞人  
著委貌冠服手執籥翟其武舞奏凱安其舞人著平冕  
手執干戚奉麟德二年十月勅文舞改用功成慶善樂

武舞改用神功破陣樂并改器服俱以慶善樂不可降  
顧破陣樂又未入雅樂雖改用器服其舞曲依舊迄今  
不改事既不安恐須別有處分詔曰舊文舞武舞既不  
可廢并器服總宜依舊若懸作上元舞日依奏神功破  
陣樂及功成慶善樂并殿庭用舞並須引出懸外而作  
其安置舞曲宜更商量作安穩法并錄凱安六變法象  
奏聞萬石又與刊正樂官等奏曰謹按凱安舞是貞觀  
年中所造武舞準貞觀禮及今禮但郊廟祭享奏武舞

之樂即用之凡有六變

一變象龍興參墟二變象克靖關中三變象東夏賓服四變象

江淮寧謚五變象獫狁

謹按貞觀禮祭享曰武舞唯作

善伏六變象兵還振旅

六變亦如周之大武六成樂止今禮奏武舞六成而數

終未止既非師古不可依行其武舞凱安請依古禮及

貞觀禮六成樂坐立部伎內破陣樂五十二編修入雅

樂只有兩編名七德立部伎內慶善樂五十編修入雅

樂只有一編名九功上元舞二十編今入雅樂一無所

減每見祭享日三獻已終上元舞猶舞未畢今更加破

陣樂慶善樂恐獻配以後歌舞更長其雅樂內破陣樂

慶善樂上元舞三曲並請修改通融令長短與禮相稱

莫於事爲便破陣樂有象武事慶善樂有象文事按古

六代舞有雲門大咸大韶大夏等是古之文舞殷之大

濩周之大武是古之武舞先儒相傳國家以揖讓得天

下則先奏文舞若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舞請應用

二舞日先奏神功破陣樂次奏功成慶善樂先奉勅於

圓丘方澤太廟祠享日則用上元之舞臣據見行禮欲

於天皇酌獻降復位

高皇在位尊號天皇

以後即作凱安六變樂

止其神功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上元舞三曲待改修訖

以次通融作之即得新舊並行前後有序詔從之開元

八年九月瀛州司法參軍趙慎言論郊廟用樂表曰祭

天地宗廟樂合用商音又周禮三處大祭俱無商調鄭

玄云此無商調者祭尚柔商堅剛也以臣愚知斯義不

當但商音金也周德木也金能尅木作者去之今皇唐

土王即殊周室五音損益須逐便宜豈可將木德之儀

施土德之用又說者以商聲配金即作剛柔理解殊不知聲無定性音無常主剛柔之體寔由其人人和則音和人怒則聲怒故禮稱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祇如宮聲爲君商聲爲臣豈以臣位配金爲臣道使爲剛乎其三祭並請加商調去角調又郊廟二舞人不依古制未協人神按周禮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成大濩大武是知古之舞者即諸侯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降福靈光燭壇今之舞者並容貌最



陋屠沽之流用以接神欲求降福固亦難矣有隋之際猶以品子爲之號爲二舞郎逮乎聖朝遂變斯制誠願革茲近誤考復古道其二舞人望取品子年二十以下容顏脩正者充令太常博士主之准國子學給料行事之外習六樂之道學五禮之儀十周年量文武授散官號曰雲門生又按周禮奏太蔟歌應鍾以享地祇注云地祇謂神州社稷也太蔟陽也位在寅應鍾陰也位在亥故斗建亥則日月會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是

知聖人之制取合於陰陽歌奏之儀用符於交會今之  
祭社即乖古法乃下奏太簇上歌黃鍾但太簇黃鍾俱  
是陽律上下歌奏不異乃是陽合於陽非特違其禮經  
抑亦乖於會合其社壇歌黃鍾請改爲應鍾又五郊工  
人舞人衣服合依方色按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  
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  
璜禮北方是知五天帝德色玉不同四時文物各隨方  
變冀以同色相感同事相宜陰陽交泰莫不由此今祭

器茵褥總隨於五方五郊衣服獨乖於方色舞者常持  
卓飾工人恒服絳衣以臣愚知深爲不便其工人衣服  
請各依方色其宗廟黃色仍各以所主色標袖又以樂  
治身心禮移風俗請立樂教以化兆民周禮曰以樂教  
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其國子諸生請教而樂經同於禮  
傳則人人知禮家家知樂自然風移俗易災害不生其  
樂經章目雖詳稍乖旨要請委通明博識修撰訖然後  
頒下

二十五年太常卿韋紹令博士韋迴直太樂李尚  
冲樂正沈元福郊社令陳虔申懷操等詮敘前後

所行用樂章爲五卷以付太常鼓吹兩署令工人習之  
隋太常舊相傳有燕樂五調歌詞各一卷或云貞觀中  
侍中楊恭仁妾趙方等所詮集詞多鄭衛皆近代詞人  
雜詩至是緇又令太樂令孫元成更加整比爲七卷

開元二十九年六月太常奏東封太山日所定雅樂其  
樂曰元和六變以降天神順和八變以降地祇皇帝行  
用太和之樂其封太山登歌奠玉幣用肅和之樂迎俎  
用雍和之樂酌福飲福酒用福和之樂送文迎武用舒  
和之樂亞獻終獻用凱安之樂送神用夾鍾元和之樂  
禪社首送神用林鍾宮順和之樂享太廟迎神用永和

之樂獻祖宣皇帝酌獻用光大之舞懿祖光皇帝酌獻  
用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酌獻用大政之舞代祖元皇  
帝酌獻用大成之舞高祖神堯皇帝酌獻用大明之舞  
太宗文武皇帝酌獻用崇德之舞高宗天皇太帝酌獻  
用鈞天之舞中宗孝和皇帝酌獻用太和之舞睿宗大  
聖真皇帝酌獻用景雲之舞徹俎用雍和之舞送神用  
黃鍾宮永和之樂臣以樂章殘缺積有歲時自有事東  
巡親謁九廟聖情慎禮精祈咸通皆祠前累月考定音

律請編入史冊萬代施行乃下制曰王公卿士爰及有司頻詣闕上言請以唐樂爲名者斯至公之事朕安得而辭焉然則大咸大韶大濩大夏皆以大字表其樂章今依所請宜曰大唐樂

郊廟不奏樂廟諸室別舞議

宋

大唐

宋顏竣

七旬反

議曰郊之有樂蓋生周易周官歷代著議

莫不援准夫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唯質與誠以章天德文物之備理固不然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豫之作樂非郊天也大司樂職  
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注天神五帝及日  
月星辰也王者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則  
二至之祀又非天地考之衆經郊祀有樂未有明證宗  
廟之禮事炳載籍爰自漢元迄於有晉雖時或更制大  
抵相因其惟不襲名號而已今樂典淪滅知音代寡改  
作之事臣聞其語正德大豫禮容具存宜殊其徽號飾  
而用之以正德爲宣化之舞大豫爲興和之舞庶足以

光表世烈悅彼後昆前漢祖宗廟處所各異王名既革  
舞號亦殊今七廟合食殿庭共所舞蹈之容不得廟有  
別制後漢東平王蒼已議之矣又王肅韓祗以王者德  
廣無外六代四夷之舞金石絲竹之樂宜備奏宗廟愚  
謂蒼肅之議合於典禮適於當今左僕射建平王宏又  
議竣據周禮孝經天與上帝連文重出故謂上帝非天  
則易之作樂非爲祭天也按易稱先王以作樂崇德殷  
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尚書云肆類于上帝春秋傳曰告



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無非天也天尊不可以一稱故  
或謂之昊天或謂之上帝或謂之昊天上帝不得以天  
有數便謂上帝非天徐邈推周禮國有故則旅上帝以  
知禮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禮天者謂常祀也旅上帝  
者有故而祭也孝經稱嚴父莫大於配天故云郊祀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既以配天爲義  
則上帝猶天益明也不欲使二天文同故變言上帝耳  
周禮祀天之言再見故鄭注以前天神爲五帝後冬至

所祭爲昊天竣又云二至之祀又非天地未知天地竟應以何時致享記云掃地而祭器用陶匏旨明所用質素無害以樂降神荀萬秋謂郊宜有樂事有典據東平王蒼以謂前漢諸祖別廟是以祖宗之廟可得各有舞樂至於禘祭始祖之廟則專用始祖之舞故謂後漢諸祖共廟同庭雖有祖宗不宜人人別舞此誠一家之意而未統適時之變也後漢從儉故諸祖共廟猶以異室存別廟之禮晉氏以來登歌頌美諸室繼作至於祖宗

樂舞何獨不可迭奏苟所詠者殊雖共庭亦非嫌也魏  
三祖各有舞樂豈復是異廟邪衆議並同○大唐貞觀  
十四年六月詔曰殷薦祖考以崇功德比雖加誠潔而  
廟樂未稱宜令所司詳諸故實制定奏聞祕書監顏師  
古議曰伏惟皇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並積德累仁  
重光襲軌化覃行葦慶崇瓜瓞詩云濬哲維商長發其  
祥言殷之先祖久有深智虞夏二代發貞祥也三廟之  
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其登歌則各爲辭太祖景皇帝迹

肇沮漆教漸幽岐胥宇之志既勤靈臺之萌始附詩云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言遐遠之期惟天所命長與福祚  
流於子孫也廟樂請奏永錫之舞代祖元皇帝丕承鴻  
緒克紹宏猷實啓蕃昌用集寶命易大有彖曰其德剛  
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言德應天道行不失時剛健  
靡滯文明不犯也廟樂請奏大有之舞高祖太武皇帝  
膺期馭歷揖讓受終奄有四方仰齊七政介以景福申  
茲多祐式崇勿替誕保無疆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謂終始之道皆能大明故不失時成六位也詩有大明  
之篇稱文王有明德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厚  
德載物凝暉麗天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言坤道至  
靜柔順利貞資生庶類皆暢達也廟樂請奏光大之舞  
給事中許敬宗議曰臣聞七廟觀德義冠於宗祀三祖  
在天式彰於嚴配前聖所履莫大於茲鍾律革音播鏗  
鏘於享薦羽籥成列申蹈厲於蒸嘗爰制典司加崇稱  
號循聲敷實敬闡尊名謹備樂章式昭彝範皇祖弘農

府君宣簡公懿王廟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  
廟樂請奏永錫之舞代祖元皇帝廟樂請奏大有之舞  
高祖太武皇帝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廟樂請  
奏光大之舞七廟登歌請每室別奏詔曰可

祭日不宜徧舞六代樂議

梁 陳

梁武帝時太常任昉奏據魏王肅議周禮賓客皆作備  
樂况天地宗廟事之大者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  
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請依王肅祀祭郊廟

備六代樂帝曰按言大合樂者是使六律與五聲克諧  
八音與舞蹈合節耳豈謂致鬼神祇用六代樂也其後  
即言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此則曉然已明肅  
則失其旨矣推檢記載初無宗廟郊禋徧舞之文唯明  
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  
天下也按所以舞大武大夏者止欲備其文武二舞耳  
非兼用六代也夏以文受周以武功所以兼之而不用

獲者獲武舞也周監於二代質文乃備納蠻夷樂者此  
明功德所須蓋止施禘祭不及四時也今四時之祭而  
不徧舞者何夫祭尚於敬不欲使樂繁禮縟故季氏逮  
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  
倦怠矣有司跛反倚反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

日祭子路與焉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  
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儒者知子顏宴享猶舞六代不  
知有司跛倚不敬已大若依肅議用六代樂者郊既有



迎神之樂又有登歌各頌功德徧以六代繼之出入方  
待樂終然後罷祭者此則乖仲尼肄晏朝之旨若三獻  
禮畢即便卒事則無勞於徧舞也○陳武帝欲設備樂  
有司議以梁武帝議爲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者咸  
希上旨並即注同祠部侍郎姚察乃轉引經籍獨違羣  
議據梁樂爲是當時驚駭莫不慙服

舞佾議

宋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義康於東府正會依

舊給伎總章工馮大列相承給諸王伎十四種其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博士傅崇議以爲未詳此人數所由唯杜氏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六三十六人以爲非也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杜以爲一例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左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議甚允今諸王不復舞佾其總章舞伎即古之女樂也殿

庭八八諸王則應六八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  
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若如議者  
唯天子有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  
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既  
降二列又一例輒減二人通降太半非唯八音不具於  
兩義亦乖

宗廟迎送神樂議

宋 梁

沈約宋書曰東晉及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近議者

或云廟以居神恒如在不應有迎送之事意以爲並  
乖其義立廟居靈四時致享以申孝思之情夫神升降  
無常何必恒安故處故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鄭  
注云迎來而樂樂親之來送往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  
也尚書曰祖考來格漢書安世房中歌曰神來宴娛詩  
云三后在天又云神保適歸歸於天也此蓋言神有去  
來則宜有迎神明矣即周肆夏之名備迎送之樂古以  
尸象神故儀禮有迎尸送尸今近代雖無尸豈可無迎

送之禮又傅玄有迎神送神歌辭明江左不迎非舊典也○梁有司議曰漢禮樂志云太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宋孝建則奏肆夏元徽則奏昭夏魏晉無文齊則因宋按周禮尸出入奏昭夏二者尸牲所奏本無迎送之義郊特牲曰殷以樂降神周以鬯降神殷尚質據天而起先聲樂乃灌地周尚文據地而生先灌地乃擊樂以殷而言止施郊壇清廟嚴闕此唯靈宅主安於龕神若是依既無出入何事迎送歌陽而迎

彌非降神之敬儒者云周祀尸出入奏肆夏令無復尸  
即以迎神尸非神神非尸迴此迎神失之以遠宗廟則  
應省迎送樂武帝制曰禮云祭之日樂與哀半樂以迎  
來哀以送往尚書有高宗彤日之文詩著絲衣繹賓尸  
之作故儒者說言今日之祭明日又祭殷曰彤周以爲  
繹彤繹之祭在乎門傍名以爲祊此豈不以神靈不測  
於此庶或遇之殷人求陽周人求陰今已絕灌地之禮  
宜在求陽之義尸非神神非尸今可得言主非神神非

主以不若爾主雖安於龕室神則無所不之送迎之樂  
彌會陰陽不測之理前儒之議如似可安今隨人所用

散齋不廢樂議

後漢

後漢仲長統論散齋可宴樂御史大夫郗慮奏改國家  
齋日從古制諸祭祀皆十日致齋七日散齋三日致齋  
散齋之日內有嘉慶之事或言可賀會宴樂或言不可  
尚書令荀彧與臺郎董遇議曰禮志云三日齋一日用  
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音姬

又云君致齋於外夫人

致齋於內散齋則是事之漸然則散齋未絕外內與宴樂之事也今一歲之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用樂之時古今之制當各從所宜若外張多日而內實犯禮乃所以廢齋也散齋宜從得會宴樂

臨軒拜三公奏樂議

晉

晉博士張放議臨軒遣使應作樂放引太始間皇太子冠太子進而樂作位定而樂止王者諸侯尊卑雖殊至於禮秩或有同者冠之與拜俱爲嘉禮是以准昔儀注



謂宜作樂今符云至尊受太子拜時無鐘磬之樂也又按泰始三年有司奏皇太子明膺休命光啟嘉祚宜依漢魏故事大會武帝詔曰情懷哀慘每歲正會以四方集故不從心耳此日可不會循如前典無不應會但時有險夷故謂異耳非謂斯時不應會也太常蔡謨等言拜三公應有樂宿設懸於殿庭今門下云非祭享則無樂按冠禮有樂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位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饗下國

之使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叙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博士考古以事義相准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至於隨時之宜或樂制未備非守禮之官所裁詔曰三公鼎司皇帝有典拜之禮何以不設樂又正位南面何以不服冕尚書顧和又言臨軒三公不應有樂禮無其文按衛宏所撰漢儀拜丞相亦無

樂古之燕饗有樂者以揚賓之歡耳今拜三公事畢於  
庭階禮成於拜立歡宴未交無庸於樂

三朝行禮樂失制議

晉

晉司律中郎將陳頎云昔者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  
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太和中  
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  
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也魏代正朝大會  
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

篇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魏  
魏篇詠文帝用左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  
明帝亦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復用鹿鳴之聲重用  
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按左傳穆叔如晉  
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三三拜鹿鳴所以嘉寡君也敢  
不拜嘉毛詩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  
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也詩傳  
並無行禮又叔孫通所製漢儀後無別行禮事荀氏云

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  
之舊聞未知所應荀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  
篇先陳三朝朝宗之義食舉樂歌詩十二篇三元肇發  
羣后奉璧趨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別設一樂謂之行  
禮邪荀譏鹿鳴之失似悟昔謬還製四篇復襲前軌

三朝上壽有樂議

禮記但有獻酬無上壽文唯詩雅云武拜稽首天子萬  
壽幽風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雖非灼然明文要是髣

髻其事古者詩工皆歌之故可得而言也漢興叔孫通禮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禮畢復置法酒侍坐殿上皆伏以尊卑次起上壽漢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鐘鼓而無歌詩魏初作四會有琴筑但無詩雅樂郎郭瓊云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二古置酒曲代四會又易古詩名曰羽觴行用爲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以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漢故事鄧吳及瓊等食舉之曲與時增損張華上雅樂詩表云

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皆未合於古雅漢故事則云上壽四曲華亦言有歌辭會其注當是闕文晉代歌詩傳玄述具存

三朝不宜奏登歌議

禮記燕居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以相示郊特牲云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明堂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太師

職云大祭祀帥瞽登歌金奏擊拊小師職云大祭祀登  
歌擊拊尚書大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  
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以韋爲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  
廟升歌先人功烈德深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深  
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  
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之謂也按登歌各頌祖宗之功  
烈去鐘徹竽以明至德所以傳云其歌呼也曰於穆清  
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



也檢以經記悉施郊廟耳非元日所宜奏也若三朝大慶百辟具陳升工席殿以歌祖宗君臣相對便應涕淚豈可獻酬舉爵以申歡宴邪若改辭易旨苟會一時則非古人登歌之義

徹食宜有樂議

周官云王大食三侑皆合鐘鼓漢蔡邕云王者食舉以樂今但有食舉樂食畢則無樂按膳夫職以樂侑食禮記云客出以雍徹以振羽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子曰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如此則徹食應有樂不容同用食舉也

巴渝舞雜武舞議

魏

宗

魏文帝黃初二年改巴渝舞曰昭武至明帝景初元年尚書奏考按三代禮樂遺典據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晉又改魏昭武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武帝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荀勗所次郭瓊宋識等所造正

德大豫二舞○宋武帝永初元年改正德舞爲前舞大  
豫舞爲後舞建武二年有司奏宋承晉氏郊廟之樂未  
有名稱直號前舞後舞有乖古制於是改前舞爲凱容  
謂之文舞後舞爲宣烈謂之武舞何承天三代樂序云  
正德大豫二舞蓋出於二容樂然則其聲節有古之遺  
音焉晉使郭瓊宋識等造正德大豫舞初不言因革昭  
業等兩舞承天空誤二容竟自無據按正德大豫二舞  
卽出宣武宣文魏大武三舞也何以知之宣武魏昭武

舞也宣文魏文始舞也魏改巴渝爲昭武五行曰大武  
今凱容舞則執籥翟此即魏文始舞也宣烈舞有牟弩  
有干戚牟弩漢巴渝舞也干戚周武舞也宋代止革其  
辭與名不變其舞舞相傳習至今不改瓊識所造正是  
雜用二舞以爲大豫耳夷蠻之樂雖陳宗廟不應雜以  
周舞也遂皆稱雅正以爲盛德歷代景行所差實遠

皇后樂議

魏

隋

魏文帝黃初二年侍中繆襲奏曰文昭皇后四懸之樂

當銘顯其均族次第依太祖之名號曰昭廟之具樂尚

書奏曰禮婦人繼夫之爵同宰配食者樂不異文昭皇

后今雖別廟至於宮懸樂器音均宜如議奏可○隋牛

弘修皇后房內之樂據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鐘磬

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又陳統云婦人無外事而陰尚

柔以靜爲體不宜用金石弘等采肅統言以取正焉煬

帝大業元年祕書監柳顧言增房中樂益其鐘磬奏曰

房內樂者主爲王后絃歌諷誦以事君子文王之風由

近及遠樂以感人須存雅正既不設鐘鼓義無四懸何以取正於婦道也磬師職云燕樂之鐘磬鄭玄曰燕房中樂也以此而論房中之樂非獨絃歌必有鐘磬也請以歌鐘各設二簾土革絲竹並副之女伎隸習朝燕則用之詔曰可

東宮宴會奏金石軒懸及女樂等議

梁

大唐

梁武帝天監六年東宮新成皇太子出宮後於崇正殿宴會兼殿中郎司馬褱議謂既於崇正殿宴會太子臨

座其事重宜依禮會奏金石軒懸之樂舊東宮元會儀  
注宮臣先入入時無樂至上宮客入方奏樂天監中掌  
賓禮賀瑒議按禮賓入而懸興示易以敬也和易以敬  
宮人皆然謂不應有異愚以宮人始入便應奏樂制曰  
宜瑒又議上宮元會奏大壯武舞大觀文舞舊東宮儀  
注既不奏問樂府有綴是舊儀注闕制曰學者今止充  
應猶未見其儀更可議曰按禮記云天子爲樂也以賞  
諸侯之有功其治人勞者舞行綴遠其治人逸者舞行

綴短觀其舞知其德以此而求諸侯舞時王之樂可知也况皇儲養德春宮式瞻攸屬謂宜備二舞以宣文武之德焉制曰依議瑒又議上宮元會始作樂先奏相和五引今未審東宮元會同不制曰宜同○大唐先天元年正月皇太子令宮臣就率更寺閱女樂太子舍人賈曾諫曰臣聞作樂崇德以感神人韶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媠黷無廁其間昔魯用孔子幾致於霸齊人懼之饋以女樂魯君既受孔子遂行戎有由余兵強國富秦



人反間遺之女妓戎王耽悅由余乃奔斯則大聖名賢  
嫉之已久矣良以婦人爲樂必務冶容哇咬動心蠱惑  
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人實由茲起殿下監  
撫餘閑宴私多適後庭妓樂古或有之至於所司教習  
章示羣僚慢妓淫聲實虧睿化伏願並令禁斷

皇帝幸東宮鼓吹作議

晉

晉武帝時儀曹關皇太子某月某日納妃依禮舊不作  
樂未審至尊明幸東宮應作鼓吹與不與曹郎虞劾議

謂輿駕度宮雖爲婚行迹實遊情求治作鼓吹非嫌

國哀廢樂議

過密不設懸議

晉

大唐

晉有后喪下太常曰朝廷過密則素會時云應懸而不  
樂博士孔恢議曰素會都去懸設樂爲作不作則不  
宜懸也孟獻子懸自是應作而不作耳故夫子曰加於  
人一等非爲不應作而應懸也國諱尚近謂金石不可  
陳於廷也於時不從恢議正朝自懸而不作○大唐貞  
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詔宜以來年正月二日受朝其

樂懸及享羣臣並停永徽元年正月有司言依禮享祀郊應並奏宮懸比停教習恐致廢忘伏尋故實漢魏祇祔之後庶事如舊國之大禮祠典爲先今既逾年理宜從吉若不肄習實慮不調誠敬有虧致招罪責並從之大曆十四年十二月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奏謹按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樂鄭注云去謂釋下也是知哀重者藏又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食萬國不設樂晉博士孔恢議朝廷過空懸而

不樂恢以爲宜都去懸設樂爲作不作則不宜懸國哀  
尚近謂金石不可陳於庭伏請三年未畢朝會都不設  
懸如有大臣薨沒則量事輕重懸而不作勅付所司

大喪而弟嗣位未三年廢樂議

晉

晉懷帝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制未終司徒左長史江  
統議二年正會不宜作樂以爲自古帝王相承雖世及  
有異而受重同禮禮王侯尊殊得臣諸父兄弟故以僖  
嗣閔左氏謂之逆祀雖代變時殊質文不同至於受重

尊祖敬宗其義一也書稱遏密諒闇之事或以縗麻卒  
禮或以心喪終制故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  
而宴樂叔向曰王宴樂已早二年正會不宜作樂

大喪在寇梓宮未返廢樂議

晉

晉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元帝時爲丞相在建業主簿  
熊遠議以懷帝梓宮未返正會不宜作樂謹按尚書堯  
崩四海遏密八音禮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崩  
於虜廷梓宮未返人神同忿兆庶怨嗟公與國同體愛

容未歇如矜黎庶塗炭之困以廢歡悅伎樂之事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大將軍王敦時南閣祭酒范堅白事云伏見每宴會衆樂備奏倡伎兼作愚淺多蔽竊有未安今國恥未雪梓宮幽遐不應備樂敦使州府博議參軍周武議云禮古今不同謂取則於朝廷敦從之

皇后崩服未終廢樂議

晉

晉符閭章皇后雖哀限未終后主已入廟當作樂不博士徐虔議引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

叔向猶譏之今宜不懸虔又引周禮有憂則弛懸今天子蒙塵攝王不宜作樂但先人血祀不可廢耳魯莊公主已入廟閔公二年吉禘猶曰未可以吉是不係於入廟也謂不宜設樂

太后父喪廢樂議晉

晉征北將軍褚裒薨皇太后之父未葬太后居喪符問皇帝

元會當作樂不尚書王彪之議今若鐘懸鼓吹皆可以作者其餘羽毛絲竹奚爲廢之竊所未喻元皇后秋崩

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設樂恭皇后夏崩成帝咸康八年饗萬國不盡徹樂未詳二帝故事孰得孰失且恭皇后崩垂向周月朝行權制六宮煥然故以即吉經時雖尊於萬國然於帝爲卑不盡徹樂之詔或指在於斯也縱令咸康末不盡徹樂以爲合禮亦非所以證今明喻也禮云母有喪聲聞焉則不舉樂夫人之事親尊自王者達於庶人不以貴賤異禮也皇太后始居至哀縗服在躬號哭無時鼓鐘歌蕭之音實聞於內殿非禮所謂



不舉樂之說今所欲存者輕所爲廢者重畧輕崇重附禮合情敦於體訓於是乎在意如前議謂應設鼓懸鐘而不作

皇后母喪廢樂議

晉

晉時廣昌鄉君喪御史中丞熊遠表宜廢小會遠言被符冬至後小會廣昌鄉君喪殯日淺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况餘事乎冬至唯宜羣下奉賀而已未宜便小會有詔以遠表議示太常賀循曰咸寧二年武

帝故事三朝發哀三日不舉樂今舊事明文卿詳疑處  
循言臣按禮雜記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今雖降  
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縗以居不接吉事如遠所啓咸  
寧詔書雖不合古義然隨時立宜已爲定制誠非羣下  
所得誚論

公主喪廢樂議晉

晉穆帝升平元年冬至節小會廬陵公主未葬符問應  
作樂不博士荀訥曹耽等言君於大夫比卒哭不舉樂

公主加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王彪之引晉武帝詔  
應作樂按武皇詔三朝舉哀者三旬乃舉樂其一朝舉  
哀者三日則舉樂太始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  
年秋扶風武王薨武皇並舉哀三日而已中興以來更  
參論不改此制今小會宜作樂

太子所生喪廢樂議

晉

晉惠帝永寧元年冬愍懷太子母喪三年制未終大司  
馬府參軍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舉樂引春秋傳曰母

以子貴而儒者謂傳重非嫡服同衆子經無明據於義  
爲短今愍懷太子正位東宮繼體承業監國嘗膳既處  
其重無緣復議其輕制也二年正會不宜舉樂

大臣喪廢樂議周 晉

禮記檀弓曰智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  
鐘杜蕢自外來入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  
斯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  
樂智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

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

疾日不舉樂大臣喪重於疾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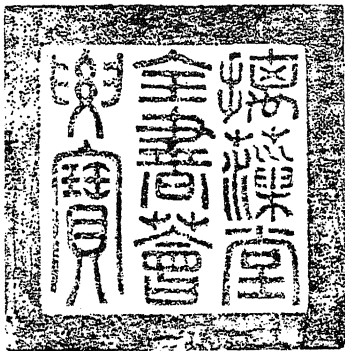
○晉賀循議曰上車騎大將軍未葬表不應作鼓吹鼓吹之興雖本爲軍之凱樂有金革之音於宮庭發明大節以此爲盛與樂實同按禮於貴臣比卒哭不舉樂今車騎未葬不宜作也

忌月不廢樂議晉

晉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月是康帝忌月於時疑不定下太常禮官荀訥議稱禮只有忌日無忌月語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無理據當時從訥所議○大唐武太

后天冊萬歲二年清邊道大總管建安王攸宜平契丹  
凱旋欲以十二月詣闕獻俘內史王及善以爲軍將入  
城例有軍樂今既屬先帝忌月請備而不奏鸞臺侍郎  
王方慶奏曰臣按禮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軍樂是軍  
容與常樂不等臣謂振作於事無嫌從之

通典卷一百四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菴

謄錄監生臣張金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典卷一百四十八

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六十六

史部

通典卷一百四十八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無為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興所謂大刑用  
甲兵而陳諸原野於是有補遂之戰阪泉之師若制得  
其宜則治安失其宜則亂危商周以前封建五等兵徧  
海內強弱相并秦氏削平罷侯置守歷代因襲委政郡

縣緬尋制度可采唯有漢氏足徵重兵悉在京師四邊  
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轉居三輔陵邑以為強幹弱  
枝之勢也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  
郡良家貳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事則省雖  
衛霍之勲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斯誠得其宜也  
其後若王綱解紐主權外分藩翰既崇衆力自盛問鼎  
輕重無代無之如東漢之董卓袁紹晉之王敦桓玄宋  
謝晦劉義宣齊陳顯達王敬則梁侯景陳華皎後魏爾

朱榮高歡之類是矣斯誠失其宜也國朝李靖平突厥  
李勣滅高麗侯君集覆高昌蘇定方夷百濟李敬元王  
孝傑婁師德劉審禮皆是卿相率兵禦戎戎平師還並  
無久鎮其在邊境唯明烽燧審斥候立障塞備不虞而  
已實安邊之良算為國家之永圖玄宗御極承平歲久  
天下乂安財殷力盛開元二十年以後邀功之將務恢  
封略以甘上心將欲蕩滅奚契丹翦除蠻吐蕃喪師者  
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萬寵錫云極驕矜遂增

哥舒翰統西方二師安祿山統東北三師踐更之卒俱

授官名郡縣之積罄為祿秩

開元初每歲邊費約用錢二百萬貫開元末已至一

千萬貫天寶末更加四五百萬矣按兵部格破敵戰功各有差等其授官十纔一二天寶以後邊帥怙寵便請

署官易州遂城府坊州安臺府別將果毅之類每一制

則同拔千餘人其餘可知雖在行間無白身者闕輔及

朔方河隴四十餘郡河北三十餘郡每郡官倉粟多者百萬石少不減五十萬石給充行官祿暨天寶末無不

罄矣糜耗甚天於是驍將銳士善馬精金空於京師萃於下若斯之甚

二統邊陲勢強既如此朝廷勢弱又如彼姦人乘便樂

禍覬欲脅之以害誘之以利祿山稱兵內侮未必素蓄

兇謀是故地逼則勢疑力侷則亂起事理不得不然也  
昔漢祖分裂土地封建王侯吳芮獨卑弱而忠韓彭皆  
強大而悖賈誼覩七國之盛獻書云治天下者令海內  
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若憚而不能改  
作末大本小終為禍亂文景因循莫革遂致誅錯之名  
向使制置得其適宜諸侯孰不信順姦謀邪計銷於胃  
懷豈復有干紀作亂之事乎語曰朝為伊周夕成桀跖  
形勢驅之而至此矣又兵法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

危之主用當先之以中和後之以材器或未馴其性苟求其用授以鈺刀委之專宰利權一去物情隨之噬臍之喻不其然矣夫戎事有國之大者自昔智能之士皆立言作訓其勝也或驗之風鳥七曜或參以陰陽日辰其教陣也或目以天地五行或變為龍蛇鳥獸人之聰穎方列軒冕知吉凶冠婚之禮習慶弔俯仰之容稍或非精則乖常度故仲尼入廟每事皆問是必不免有所失也矧其萬千介夫出自閭井若使心存進退之令耳

聽金鼓之聲手候擊刺之宜足趨鵝鶴之勢隨地形而  
變陣騁馳電發之疾因我便而乘敵勝負頃刻之間事  
繁目多應機循古得不令衆心繫名數而無暇安能奮  
勇銳而爭利哉以愚管窺徒有其說只恐雖教亦難必  
成然其訓士也但使聞鼓而進聞金而止坐作舉措左  
旋右抽識旗幟指麾習器械利便斯可矣其撫衆也有  
吮癰之恩投醪之均挾纊之感行令之必賞罰斯可矣  
此乃用無弱卒戰無堅敵而况以直伐曲以順討逆者



乎若以風鳥可徵則謝艾梟鳴牙旗而克麻秋宋武麾  
折沈水而破盧循若以日辰可憑則鄧禹因癸亥克捷  
後魏乘甲子勝敵略舉一二不其證歟似昔賢難其道  
神其事令衆心之莫測俾指顧之皆從語有之曰天時  
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誠謂得兵術之要也以為孫  
武所著十三篇旨極斯道故知往昔行師制勝誠當皆  
精其理今輒摭撫與孫武書之義相協并頗相類者纂  
之庶披卷足見成敗在斯矣

凡兵以奇勝皆因機而發  
但取事頗相類不必一二

皆同覽之者幸察焉其與孫子義正相叶者即朱書其目頗相類者即與墨書其法制可適於今之用者亦附之於本目之末

第一叙兵 收衆 選擇附 立軍 今制附

論將 搜才附

第二法制附 雜教令附

第三料敵制勝 敵十五形帥十過附 察而後

動 驗虛聲知無實 敵降審察

第四間諜 行師先在量力不可窮兵 臨敵易

將 軍政不一必敗 軍無政令敗 推誠

示信 示義

第五撫士 明賞罰 賞宴不均致敗 行賞安

衆 分賞取敵 行賞招降 示惠招降

軍師志堅必勝 軍將驕敗 敵屢勝驕不

備可敗 軍行自表異致敗 師行衆悲恐

敗 聲感人附 守則有餘 守拒法附

第六示弱 示怯 示緩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示無備設伏取之  
示強 敵軍攻城久不下師老擊之

第七佯敗引退取之 偽稱敗怠敵取之 引退

設伏取之 聲言退誘敵破之 引退設伏

潛兵襲其營 設伏引敵鬪襲其營 示退

乘懈掩襲 敵退追奔 縱敵退於歸路設

伏取之 兵機務速 掩襲 甘言厚幣乘

懈襲之

第八避銳 堅壁持久候隙破之 堅壁挫銳

不戰挫銳 敵饑以持久弊之 因敵饑乘

其弊而取之 因敵三鼓氣衰敗之 致敵

力疲夾攻敗之 陣久疲致敗 出其不意

擊其不備 攻其不整 先設備而勝

第九以逸待勞 師不襲遠 餌敵取勝 軍勝

虜掠被追襲敗 抽軍 卑辭怠敵 稱降

及和因懈敗之 兩軍相對取背破之 兩

軍相對繼遣軍助即勝 兵多力有餘宜分  
軍相繼 我寡敵衆自遠至乘疲敗之 挑  
戰 敵處高勿攻 敵黨急之則合緩之則  
離 假託安衆

第十行軍下營審擇其地 鄉導 下營斥候并  
防捍及分布陣附 先據要地及水草 識  
水泉隔山取水越山度險附 據倉廩

第十一攻其必救 先取根本附 軍師伐國若

中路城大兵多須下方過 必攻其易 輕  
易致敗 乘敵亂而取之 分敵勢破之  
審敵勢破之附 布陣大勢分易敗 惜軍  
勢 力少分軍必敗

第十二按地形知勝負 自戰其地則敗 據險  
隘 塞險則勝否則敗 死地勿攻 總論  
其地形附 勵士決戰 衆寡勢百相懸勵  
士攻其師 乘卒初銳用之 激怒其衆

第十三圍敵勿周 圍師量無外救緩攻取之

攻城戰具附 絕糧道及輜重 火攻 火

兵附 火獸附 火禽附 火盜火弩附

乘風取勝 水攻 水平及水戰具附 敵

半涉水擊必勝 軍行渡水附 禦敵水軍

絕下流敗之

第十四因機設權 多方誤之 先攻其心 奪

敵心計



第十五敵無固志可取之 歸師勿遏 大陣動

則亂因乘而敗之 先設伏乘勢逐敵敗之

乘勝 乘勢先聲後實 因敵懼遂取之

推人事破災異 散衆 風雲氣候雜占

附

兵一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

謂下五事 一曰道 德二 彼我之情

曰天

惠覆

三曰地

慈愛

四曰將

經畧

五曰法

制

道者令人與上

下同意也

謂道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也

故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人不

危

危者疑也上仁施下能致命也

故與處存亡之難

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沈竈生蛙人無叛疑心

矣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言以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度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

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敗而况無算乎吾

以此觀之勝負易見也凡用兵之法日費千金然後十

萬之衆舉矣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頓兵挫銳力屈貨

殫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

雖當時有

用兵之術不能防其後患

兵聞拙速

雖拙有以速勝

未覩巧之久者也

言其無也

故善用兵者役不再藉糧不三載

藉猶賦也言初賦人便取勝不復歸國發

兵也始載糧遂因食於敵還方入國因鬻而動兼惜人力舟車之運不至於三也

取用於國因

糧於敵故軍食可足

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取資用於我國因糧食於敵家也

晉師館穀於楚是也

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言兵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

逾年不歸卒為襄子所擒身死國分故新序傳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

不盡知用兵之

害者不能得用兵之利也

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則不足使利也若秦

伯見襲鄭之利不顧崤函之敗吳  
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  
凡用兵之法全國為

上破國次之敵國來服為上全軍為上破軍次之萬二千五百

百人全卒為上破卒次之自一枝下至百人全伍為上破伍次

之百人以下至五人也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不戰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未戰而敵自屈服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

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

是謂之縻軍縻御也又繫也君不知軍之形勢而欲從中御也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兵不

可以從中御  
不知軍中之事而欲同軍中之政則軍士惑矣

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夫治國尚禮讓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而君不知其變軍國一政以用治民則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軍以詐也

不知三軍之權

而欲同三軍之任則軍覆疑矣

不得其人之意志知之君既闇於用臣不知權

變而謬以為勢位授非其人則舉措失所軍覆敗也若趙不用廣武而任成安君

三軍既惑且

疑則諸侯之難至矣

三軍之衆疑其所任惑其所為則鄰國諸侯因其乖錯作難而至也

### 叙兵

甲兵之用其來尚矣周因井田以定兵賦夏官司馬掌軍戎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井田

之制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  
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  
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  
六井也有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  
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  
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  
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此鄉大夫采地之大  
者也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  
千井戎馬四千疋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天子畿方  
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馬四萬疋  
兵車萬乘於是戎馬車徒干戈素具矣術音遂

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講武習藝無闕於時

具軍禮篇  
歷代皆同

以九伐

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則責之

責猶瘦四  
面削其地

賊賢害民則

伐之暴內凌外則壇之

壇讀為墀謂置之空墀之地出其君更立其次賢也

野荒

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

執治其罪

放弒其君則殘之

殘滅之

犯令凌政則杜之

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

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謂有禽獸之行

此禁暴靖民之大畧也

洎周衰齊晉吳楚迭為霸國更相吞滅以至七雄班孟

堅有言曰當是時也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

有商鞅皆擒敵立勝垂著篇籍故齊愍以技擊強

兵家之技

巧習手足便器械

積勝魏惠以武卒奮

奮盛起也

秦昭以銳士

勝銳勇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偷

可用也

偷謂苟且

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

鉅大也渙然散貌

是亡國

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

上一身一髀一蹠一凡三屬也屬聯也

操

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

之糧

冑兜鍪也冠冑帶劍者冠兜鍪也贏謂擔負也

日中而趨百里

一日之中

也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

試之而中科條也復謂免其賦稅也利田宅者給其

便利之處也中竹仲反復方目反

如此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

年而衰是衰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陋阨其使人也



酷烈

陞地小也阨固也重厚也烈猛威也

酷

狃之以賞慶導之以刑罰

狃串

習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

甲首而隸五家

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五家是為相君長也

是最為有數

故能四代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耳未有安制

矜節之理也

矜持也

雖地廣兵彊鯁鯁常恐天下之一合

而共軋已也

鯁懼貌也軋踐轢也鯁音先祀反軋音於黠反

然則齊桓晉文之

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

入王兵之域而未盡

猶未本仁義之

大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

可以直秦之銳士直亦秦之銳士當也不可以當桓文之節

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老氏曰善師者

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

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刑無所用所

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擒桀紂所

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

為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

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

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

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為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

亡者也若秦因四代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

豺狼之徒奮其牙爪禽獵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

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仇敵姦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為

下矣姦音標管子曰夫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論工告軍制

器兵選士政教軍中服習謂使習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

主將工拙士明於機數此八者皆須無敵故兵未出境卒勇怯也

而無敵者八悉備然後能正天下又曰凡人之所以守

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

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最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

故至於此也

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

一變

田宅富厚足居

也二變不然則州黨與宗族足懷樂也

三變

不然則上之教

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得之也

君之恩厚皆在於民無所

他往故得民致死四變也

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

五變

不然地

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

六變

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賞明

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

八變

不然則有厚

功於上也

為功厚則祿多故亦自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

為戰而德於君九變

利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

之三閭漢文帝時匈奴屢入寇晁錯上書論備邊之要

其略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

漸音子  
廡反

陵阜崎嶇積石相

接此步兵之地車騎五不當一平原廣澤漫衍相屬此

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候視相及川谷分限此弓弩

之地刀楯三不當一草木蒙籠枝葉蔚茂此矛鋌之地

長戟二不當一穹崇險隘阻阨相視此刀楯之地弓弩

二不當一

衛公李靖曰危阪高陵谿谷阻難則用步卒平原廣衍草淺地堅則用車追奔逐北乘虛

獵散反復百里則用騎故步為腹心車為羽翼騎為耳目三者相待參合迺行具邊防匈奴篇

宋文帝

元嘉中每歲為後魏侵境令朝臣博議何承天陳備邊之要其大略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二曰浚復城隍以增岨防三曰募偶車牛以飭戎械四曰計丁課役勿

使有闕

具邊防拓跋氏篇

收衆

後漢建安中劉表為荊州牧

今江陵郡

劉備時在荊州衆力

尚少諸葛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劉荊州令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言其計故表衆遂強

選擇附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兵士將戰身貌尪弱不勝衣甲又戎具所施理須堅勁須簡取強兵并令試練器仗兵須勝舉衣甲器仗須徹札陷堅須取甲試令斫射然後取中

立軍

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  
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  
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

伍皆有長

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伍一比兩一間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人也按司

馬法二十五人為兩四兩為卒百人也五卒為旅五百人也五旅為師二千五百人也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萬二千象十  
二月五百象閏也  
○管子言於齊桓公曰欲正卒伍修

甲兵則大國亦將為之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有守圉



之備矣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

所寓

不明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  
軍政寓之田獵故曰政有所寓

乃作內政而寓軍

令焉三分齊國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之里以

為三軍擇其賢人使為里君

每里皆使  
賢者為君

鄉有行伍卒長

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

因田獵之功  
過寄行賞罰

則百姓通

於軍事矣於是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

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

軍令是故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

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

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

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故有中軍

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

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因治兵是故卒伍政

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

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同居長同游祭祀同

福死喪同卹禍福同憂居處同樂行作同和哭泣同哀

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  
識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  
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

教士謂先  
教習之士

○司馬穰苴曰五

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為握奇故  
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為中  
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  
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為握奇大  
將軍居之六壽縣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

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為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

四人六陳各減一人以為一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

可知凡兵者有四正四奇或合而為一或離而為八是曰八陳故曰以正合以奇勝也一說凡

立軍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五人為

列列有頭二列為火十人有長火子五火為隊五十人有頭二隊為

官百人有長二官為曲二百人有立候二曲為部四百人有立司馬二部為校

八百人有立尉二校為裨千六百人有立將軍二裨為軍三千二百人有將軍副將軍也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大將出征且約授兵二萬

人即分為七軍如或少臨時更定

大率十分之中以三分為奇兵

中軍四千人內取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為一隊計五十  
六隊

戰兵內弩手四百人 弓手四百人 馬軍千人

跳盪五百人 奇兵五百人

左右虞候各一軍每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兵  
千九百人共計七十六隊

戰兵內每軍弩手三百人 弓手三百人 馬軍

五百人 跳盪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左右廂各二軍軍各二千六百人各取戰兵千八百五十人

戰兵內每軍弩手二百五十人 弓手三百人

馬軍五百人 跳盪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馬步通計總當萬四千共二百八十隊當戰餘六十人  
守輜重諸圍三徑一尺寸共知復造幕尺丈已定且以  
二萬人為軍四千人為營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廂四

軍共六總管各一千人為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  
幕橫列十八六面援中軍六總管下各更有兩營其虞  
候兩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幕橫列十八口幕四  
總管有營外面逐長二十二口幕橫列各十八口幕四  
步下計當千一百三十六步又有十二營街各別闊十  
五步計當百八十步通前當千三百十六步以圍三徑  
一取中心豎徑當四百二十九步以下下營之時先定  
中心即向南北東西各步二百十四步並令南北東西

及中心標端四面既定即斜角更安四標准南北令端  
從此以後分擘配營極易計二萬兵除守輜重六千人  
馬軍四千人步兵令當二百隊別取六步三尺六寸地  
併衝塞總盡若地土寬廣不在賊庭即五步以上下幕  
准算折若地狹安置不得即須逐角長斜算計尺寸一  
依下營法凡以五十人為隊其隊內兵士須結其心每  
三人自相得意者結為一小隊又合三小隊得意者結  
為一中隊又合五中隊為一隊餘又五人押官一人隊



頭執旗一人副隊頭一人左右僮旗二人即充五十至  
於行立前却當隊並須自相依附如三人隊失一人者  
九人隊失小隊二人者臨陳日仰押官隊頭便斬不救  
人陳散計會隊內少者勘不救所由斬

今制附

每軍大將一人

別奏八人  
僮十六人

副二人

分掌軍務奏僮  
減大將軍半

判官

二人典四人總管四人

二主左右虞候二左  
右押衙僮各五人

子將八人

委其分行陳辨金鼓  
及部署僮各二人

執鼓十二人吹角十二人司兵司

倉司騎司曹城局各一人每隊五十人押官一人隊頭

一人副二人旗頭一人副二人火長五人

六分支甲八分支頭年四

分支戟一分支弩一分支棒三分支弓  
箭一分支槍一分支排八分支佩刀

燾大將六口中

營建出引軍門旗二口色紅八幅出前列門鎗二根以

豹尾為刃榼

苦盞反

出居紅旗後止居帳門前左右五方

旗五口中營建出隨六燾後在營亦於燾後隨方而建

嚴警鼓十二面營前左右行隊列各六面在六燾後角

十二具於鼓左右各列六具以代金隊旗二百五十口

尚色圖禽獸與本陳同五幅認旗二百五十口尚色圖禽獸與諸隊不同各自為誌認出居隊後恐士卒交雜陳將門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紅恐亂大將陳將鼓百二

十五面恐設疑警敵用

每隊驢六頭幕五口每火鍋一乾糧面袋以皮為之不然馬孟

刀子錯子鉗子鑽子藥袋火石袋鹽袋用夾帛解結錐袴奴抹額六帶冒子羶冒子攤子鞞鞞鞞莫忽反鞞奇孔反鋸鑿各二分鑷四分切草刀二分行布槽一分大小瓢二分馬軍鞍轡革帶披羶被馬羶皆二絆挿捷每馬一疋韋皮條各皆三絆捷音健

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故知兵之將人之司命國

家安危之主也將者國之輔輔周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 論將

春秋時楚圍宋晉侯將救之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

謀元帥

中軍帥也

趙衰曰卻縠可

衰初危反

臣亟聞其言矣說禮

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

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尚書虞夏書也賦納

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也

君其試之乃使

卻縠將中軍卻縠漆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

狐毛偃之兄也

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

荀林父中行桓

子也犢赤周反終勝楚於城濮○戰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

孝成王使趙奢之子為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人若膠柱而鼓瑟耳此子徒能讀其父奢書使傳之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奢子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當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其母問奢奢曰兵死地也而乃易言之趙若以為將破趙軍者必是兒也及是其母上書具言不可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

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  
不問家事今此兒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  
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買之王以為如  
其父且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決矣其母因曰  
即有不稱妾得無隨罪乎王許諾之遂與秦軍戰死軍  
敗數十萬衆降秦秦悉坑之○漢文帝時匈奴大入朝  
那殺北地都尉邛帝以問馮唐安得廉頗李牧為將也  
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

者寡人制之閭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  
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  
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委任  
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  
萬三千疋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  
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會趙王遷其  
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  
以兵破士北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

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  
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  
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  
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  
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謂陛  
下法大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  
差六級陛下下吏削其爵罰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  
頗李牧不能用文帝悅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



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漢武帝以李廣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不識故與廣俱嘗屯邊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止人人自便不擊

刀斗以自衛

以銅作鑊器受一斗晝取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刀斗鑊音謀形如銅鑊音火元反即

鐵也俗呼銅鑊音挑

幕府省約束文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

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而無以禁其士卒亦佚樂咸為之死我軍雖煩

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後漢末曹公征張魯於漢中使張遼與樂進李典等將千餘人守合肥敎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主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敎云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敎及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

戰諸軍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死之士得  
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明遼被甲持戟先登  
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若衝壘入至權麾下權  
大驚衆不知所為走登高塚以長戟自守遼叱權權不  
敢動遙見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  
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  
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  
自朝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

服權攻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

之幾復獲權

孫盛曰夫兵固詭道竒正相資若羣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懸弱無

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情以致命之兵擊貪情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必固是以魏武雜選武力參以同異為之密教即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矣

搜才附

凡為將統戎在知士之器局當設科目差等優異應機而任以收其效

選士之科沈謀密略出人者詞辯縱橫能移奪人之性情堪辯說者能往來聽言語覽視四方之事軍中之情偽日列於前者能得敵之主佐門廬請謁之情堪間謀

者能知山川險易行止形勢利害遠近井泉水草逕路

迂直堪鄉導者巧思出入製造五兵及攻守器械者引

彊徹札戈鋌劒戟便於利用挺身捕虜奪旗斬將堪陷

陳者趨捷若飛踰城越塹出入無形堪窺覘者

趨起嬌反覘甘

厭反往返三百里不及暮至者破格舒鈎或負六百斤行

五十步四百斤行百步者推步五行瞻風雲氣候轉式

多言天道詭說陰陽者

此雖非兵家本事所  
要資權譎以取勝耳

罪犯者父

子兄弟破執仇者貧窮忿怒將欲快其志者故贅壻入

虜欲昭迹揚名者

贅音章  
銳反

通典卷一百四十八